昌谷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昌谷集卷十一

宋 曹彦約 撰

上廟堂書

竊見敵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洶洶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困獸强闘本無遠略春冬古退師之後擇衛安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為發舉兵復犯廣那路馬殘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技暖氣將效弓無勁力不有敗衂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
信而有徵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
人于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
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敵人之退師忽有强
敵起于旁鋤梃秉于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敵
不止于金人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圜坐者
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不成為無不就自開
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榻前閫外

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
之意逃其責甚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
建武宣威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貴在清簡操
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隳自開
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遞
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决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
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失墜調發太遽多至
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閫外先有

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閫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以抗衡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借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閒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于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于有司用事者欣然有

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内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一立專以剗刷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

閭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楮券不清其源而徒困秤提鹽筴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强兵以衆而為强以寡而為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為

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為險其兵宜衆是故善
用兵者立重屯于腹心分輕兵于邊徼明斥堠以守關
隘倚民力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必審輕重以為策應
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為喜小
挫不足以為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
于邊徼不圖進取縱北騎驅馳于腹心不思决勝守關
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
散方且調禁卒于諸郡取弓手于諸邑論其人則未免

烏合作于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束手襄安城守則荊湖痛心置赤子于度外遑恤蹂踐稱斫寨為雋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媿恧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户馱子一頭便稱畨馬解圍之音日聞而北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敵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師以綴諸城率驍銳以迫江滸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

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衂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遽

相蹂踐無曳柴偽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轡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于域外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聞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為禮義之國可以袵席我也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立使忠義之人結怨于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

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詫威武肆剽掠以代
賞犒濫及降附謬稱巷戰誅及實化名曰搜山兩河之
心視官軍有若冦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
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决垂亡之境猶足以動
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
先塞倖門大開公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為正論
論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為姦計在乎上之人勤于政
而敏于事旌其淑而别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論

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費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

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行輩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釁隙未見敵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敵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各于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間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于疑似之間處姦細于必死之

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寃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敵境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效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為家計用降叛以為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

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踈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久乃引入内地付以邊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内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桀驁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单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畧言之則開禧之

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攷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搉而徒畏敵人之驟至幸敵寇之少退不知國家血氣已汗下于開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復汗下于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掃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

早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却敵冦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亳歸疆唐鄧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攷古道不刋之說而徒權輕重于北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某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轉方面廪稍已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衰病疲苶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所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

所聞槩見于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

上時相書

閣下砥柱中立獨能守其道而不變出於方伯猶欲雪交承之寃濫抗風聞之疏濶雖身居外庸不得拾遺左右然慶典既行不改初議煩言雖勤無玷大節此則佐天子理陰陽論道經邦之本原也

啟

答江西帥真舍人啟

萬户封侯一見降心之久十年作牧相先交臂之間參差幾失於夤緣篤叙許同於臭味鼎來專翰愧甚中忱恭惟某官莘野君民河汾師友大科異等發端文字之中讜論危言脫穎簪纓之外已上鑾坡之直猶煩金節之行治民數著於外庸體國最關於公論年五百而名世當際明良人千餘而舉幡共推經濟驛召合歸於禁路龍潛尚倚於中權當撫綏内外之時任表裏江淮之

責善士在王所佇增重於本朝大人格君心即峻登於
端揆某仕雖努力學不窮源科舉得官豈有甚高之行
簿書試吏初無可用之才搶攘偶落於邊城推擇冒當
於帥閫勢利所必爭之地是非居相半之衝始欲踐更
盡歷井捫參之力終慚齷齪承飛雲卷雨之流粃糠甚
歉於揚前珠玉忽驚於在側正不皇於小己謂取笑於
大方有客惠魚道輦下接辭之舊其人如玉作禁林揮
翰之文恐隨侯彈雀之輕似孤父斲牛之誤肯叙金蘭

之契莫非布帛之言子產見然明心幸如今日荀爽為

季君御有望他時

生日謝董制帥詩啟

星度河橋有感桑蓬之候地嚴制閫亦歌耆艾之章玉

成唾以難名珠欲投而恐誤敢言榮幸但切凌兢恭惟

某官學極蟠蜒文追灝噩江湖渺渺中含萬頃之波山

嶽稜稜外契九秋之榦獻可謂登於鼎席分憂更託於

坤維陝以西視秩於三公閫以外宣威於萬里小朝廷

之威望度越官寮大手筆之文章寵光屬部回枯荄於
春律發蔀屋於夜光在古道容或有之與世情相去遠
矣某厚知如此揣分闕然

生日答王總卿啟

寒暑循還驚見早秋之候詞章噬玉忽增晚節之光自
慚六十不親學之年久玷三百胡取禾之誚強加題品
徒切淩兢恭惟某官補衮天才傳衣家學人難及者有
前輩之典刑主自知之無先容之介紹妙選飽更於劇

易賢勞無間於中邊月臨卿棘之高星動使華之遠爰
咨謀而爰咨度已著休功俾耆艾而俾熾昌不遺屬部
枯木再回於春律明珠忽發於夜光恐雲覆之難私佇
泥封之亟下㤀辱知厚矣揣分闕然絳人疑甲子之年
空勞記憶楚客賦庚寅之度但覺風騷

答漢州詹監丞啟

記鄂渚之舊遊九年入夢訪房湖之新政萬里尋盟吐
覿面之珠璣出滿懷之錦繡交情得雋旅況增榮恭惟

某官蜀產瓌奇天資卓犖鍾岷山之獨秀寤寐汗青鎮砥柱之頽波勤拳忠赤至寶不堪於橫道高山自得於知音果膺芝檢之求亟上笋班之選得君行道厭直承明治民考功暫還蜀郡人望可齊於唐相公來又重於雪山將入告於遠猷即徑趨於近禁某地寒已甚天幸獨多昔見論心侯不封於萬戶令來銜袖筆獨掃於千人斸牛狐父之戈張樂洞庭之野但學過情之譽不勝非據之慚更具盤飧義終難於反璧空投木李禮莫備

於報瓊

除禮部侍郎答人賀啟

綴員武部未究司戎越次儀曹安能贊長偶推遷之所及方跼蹐以難勝道慶鼎來包羞益甚伏念某桑榆七衰萍梗一生家世業儒少也粗甘於黃卷塵埃試吏長而有娩於丹心使令偏歷於藩方邂逅或當於邊瑣學軍旅幾忘於俎豆樂煙霞已入於膏肓當飛龍訪落之初誤蒙嚴召佐司馬主兵之任已謂超除同修非史館

之才進讀寡經帷之助義宜引退官敢望遷矧乃秩宗
舜命惟寅於夙夜使掌邦禮周官首冠於夏秋職思兼
治於神人親擢亦難於副貳孰令朽質獲玷清流某官
月朗分輝海涵容衆書勲外閫方將歸體貌之班增重
衷言尚肯借齒牙之潤雖斷木不堪於粉飾何枯荄倍
費於沾濡心知感以莫名書欲修而未暇雙魚且至不
勝長跪之恭乘鴈何為徒有加多之媿意猶未竟文不
能宣

受兵部侍郎告謝宰執啟

晩景祝釐分己安於假寵夏官置副命忽拜於真除先以迅召之榮飾以無官之渥有來披拂莫測遭逢惟周小司馬之官在唐少常伯之任俾贊而長得並列於六卿稍重其權亦綴名於三品舊比有攝承之序峻陞無踈遜之人至於以史而名官尤必選賢而分職古來大手是非式謬於聖人本朝盛時朱墨兩存於鉅典體重固難於輕授地寒敢望於春榮如某者七衰侵尋一生

宂俗服勤州縣初心不效於毛錐守死邊陲薄命僅逃於馬革推擇躐觀風之選清明當更化之初首入范鎔遽叨閫寄夜長沙而曉湘水何補事功朝南浦而暮西山猥蒙識拔始冠倫於廷尉旋攝貳於版曹負薪方窘於沈疴徙木不堪於厚賞迹其方命尚切魂驚老矣投閒豈膺兹録忽擢松階之對已參荷橐之聯大明偶際於當陽小毖式覲於求助必有東方朔王褒之學乃可論思矧無司馬遷班固之才難當筆削萃此清華之望

貴于疾病之餘退省其躬媿深至骨兹蓋伏遇某官覩
逢主聖密運化鈞合日月之容光洞明幽枉贊天地之
大美均福朔南成勲已篆於鼎彝薄物尚陳於俎豆俾
與殺青之數濫居持紫之班某洊被殊恩益增愚慮年
苐嘶於已邁身未樂於向榮藥裹稍寛尚簪筆甘泉之
路歲華即改顧掛冠神武之門
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宫謝宰執啟
琳館奉祠已足空餐之分桃川改命又叨續食之榮若

何衰病之蹤得此徽譽之甚感懐有萬負媿為多伏念
某仕本非才用常不次中權事重每授鉞於青冥内殿
地嚴亦冠倫於論譔血氣已疲於藥鼎姓名常在於化
爐當穆穆逶衡時際風雲之會獨燕燕居息日登湯液
之門甫周香火之緣亟畀絲綸之渥思成湯始居之亳
將上版圖入秦人避世之源魯將使指南北忽驚於再
命仙凡無間於一塵破舊比之天荒進潛藩之地望閒
松菊而荒三徑終老田園不稼穡而取百廛歸功块圠

玆蓋伏遇某官獨當一柱廣攬羣材車軌書文復祖宗之全盛寶璧玉器見天地之英華上儀將講於三朝小物克勤於一介受玆厚祿飽此餘年其惟仰體恩私毋忘鑒寐三鍾受粟豈無報德之心萬壽名宫尚有祝釐之職

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明道宫謝宰執啓

禁除辭職尚叨秘殿之華帥閫輟行更竊殊庭之廩出異數便蕃之後播洪鈞展轉之中已遂養痾猶為躐等

伏念某無才應世以樸持身知賦質於羈孤獨歸心於
坱圠孰難孰易四分霄漢之衣或止或行六付青冥之
鉞夙昔不登於著位中間忽附於屬車榮哉親擢之聲
駭甚旁觀之目謂已渝萬里先朝多屬於鉅公況閩粤
八州乾道尚煩於元老假以絲綸之訓陞諸筆橐之聯
改命湘中尚驚券外既晩景已踰於六十齒髮可知而
免章何止於再三腹心盡露豈有造化歸投之地不為
平生真實之言積誠幾至於瀆尊報可不嫌於反汗視

頃者河圖之直隸易名稱較昔年冲佑之祠更分等級
寓職徑同於法從申圻直接於中原魯是開陳俾全進
退玆盖伏遇某官用人無我與物皆春大度并包革内
外重輕之弊嘉謀契合斡陰陽闔闢之機拯斯民若濟
大川愛善類如護元氣萬彚自安於生息一元莫測於
轉移謂某久在使令或可廵行於郡國知某窘於疾病
雅宜歸老於田園雖畀之香火之緣尚寵以禁嚴之例
此為特達頗重凌兢某敢不體國存心視釐報効職思

論譔擬聖宋之一經日侯規恢復成湯之三亳

賀梁泉使除淮東漕啟

恭審全淮領使左甸分封今南北往來事任極高于諸路昔國家全盛轉輸實總于一司典故用人歡謠載道恭惟某官文名立馬才具橫舟以八座家聲作書生之事業由九重親眷無世路之夤緣自頻夢於三刀旋馳聲於六轡德望素高于山斗恩波遍落于江湖歌皇皇者華之詩擢專十道負諤諤而昌之望宜在本朝臺建儀

真地雄揚子鹽筴通行于屬部戍兵散在于列戍自駐蹕錢塘内地密連于畿甸及分疆泗水外防常敝于大江有時職重于飛芻無事體闗于護客供行李之乏困在英簜之精明豈無他人未足為東道之主不有君子其誰寛北顧之憂稍迓驛騎之行復假輶軒之寵星臨次舍霜凜節旄知朝廷所遣耶當闢豺狼之道勞使臣之來者即還鵷鷺之班某所以受知得之過望暴公子仗斧出使風采凜然臨卭令負弩先驅露章首及日月

似偏于臨照山川又管于送迎人言幾失于二天海潤自踰于千里江南江北雖少限于封圻地暖地寒終不分于造化

除知成都答湖南趙漕啓

分閫洪都尚婆娑于南浦假除紫槖誤推擇于西陲人言此選之至榮自歎儻來之太驟專辭道慶一意增慚恭惟某官講學澗瀍馳聲梁楚入登著位風生鵷鷺之班出擁使軺霜凜騏駰之道雲氣再開于衡嶽神光猶

射于斗墟當曉行南國之春化行舊俗想慕捲西山之
雨心軫常僚逢人每借于齒牙致力不遺于毫髮遂使
照臨之外亦歸吹送之中某才具闕然年齡暮矣壯猶
有志闢心安田里之民今已無聞俯首落簿書之吏燕
敢安於巢幕狐將止于首丘驚易地之鼎來避循墻之
不暇至今人望豈屬意于小廡自古宗英當被襟于大
任

答漢陽簽判任制幹啟

假守斗城念歳時之不易鼎來雲牘知風月之當分不
圖小邦有此壯觀恭惟某官學開百代統接諸任本朝
戇草之傳源深不斷自古軽才之説志大莫名衣冠已
著于汗青詩禮自同于儒素果因家學徑躐世科孰使
俊游輟玉壘星橋之重將令盛美留内方大别之名湍
荆州共識于英聲在宣幕更開于威重風動漢江之葦
星輝别駕之屏恐展驥從容難屈治中之駕而聯蟬忠
蓋復騰騎省之芳某展轉此來冒昧已甚無三表五餌

之術亦使禦戎于萬死一生之中更令責効痛已定墜車之後任不勝當轍之時識情偽于艱難望賢才于飢渴有來烹鯉道方歎于悠悠譬彼阜螽心但馳于趯趯

答朱都昌賀冬至啟

吹嶰谷之竹律應黄鍾種河陽之花時推和氣反復甫周於易道衛扶具集於琴堂恭惟某官天與陽剛人稱望雅方七日未來之際已著仁聲及五陰當退之時益隆善政雲物效觀臺之瑞葭灰通緹室之祥人和已得

於晏温吏畏尚驚於嚴凛與時動静自然見天地之心遇主聖明行且際風雲之會某山林倦客桑梓閒民忧災疢之未寧眩絨縢之誤至五紋弱線不勝愁緒之多一劄細書但徯褒綸之至

答汪都昌賀冬至啟

雲物必書二至莫尊於南至天心可見一陽獨異於衆陽必資命世之才克享對時之慶恭惟某官鳴珂家學飛舄仙風不競不絿自致詩人之禄无疾无咎宜臻易

道之身蒲鞭已著於休聲律琯自通於和氣甫應朋來之候即聞彙進之期某密被仁漸喜逢剛長一劄十行而賜方國但仰循良五更三點而捧御床難陪語笑

答慶元胡尚書賀冬至啟

六陽順序最重初陽千歲應期必先亞歲紀瑞觀臺之上儲休制閫之中恭惟某官世濟忠嘉時推俊傑感風雲之會夙冠屬車見天地之心徑持鈞軸想色正三台之際在復身七日之先某乞去未諧得閒有漸時序忽

驚於反復緘縢深愧於後先日景丈三喜周室步占之

盛詔書尺一佇漢朝選擇之公

答都昌程宰應申賀冬至啟

天運無窮又見書雲之候政聲有赫矧當就日之期宜彼休祥集于吉德恭惟某官才堪柱石效著絃歌雖百里侯封但見回翔之窄如一時吏道孰居儒雅之先時適際於復亨政已成而日茸交章洊至公論益高花縣慈祥節三逢於亞歲筍班清切月多傍於九霄少濡添

線之長即聽演綸之下某久縻藥鼎踈在書籤驚走騎之鼎來見故人之意厚呼兒而烹魚素但切感懷捧御而入鵷行佇覩盛事

賀梁憲除泉使兼憲啟

恭審擢專泉府共貳憲臺唐十道之使權不分畛域漢二星之躔度重照東南望極覩風喜先近水恭惟某官無雙家學有用時才八座風流接武合躋於聽履兩朝眷注褰帷尚屈於登車當乾清坤夷之朝草內重外輕

之弊疇寛錢榖之問厥有鈞軸之儲脩司馬氏平準之書已知取予仗暴公子廵行之斧雅有威棱方今國資於財比年地愛其寶即山之鑄不佐於經費度淮之禁未免于具文惟昔分廣信之符察漉銅之利病逮再上浮光之最熟榷貨之隄防久焉同建於二臺今乃並馳於四牡部封益裒英簜不移第令越北燕南均惠實同於楚尾將見星臨月傍詔歸亟對於天顔某愾日無憎自天有幸居宇下極難之邑賦人間最陋之才必祁大

夫乃可免叔向之罪非鄭子產其誰見然明之心波濤易動於危檣風雨又安於廣厦不圖造化每及公私微覽道州舂陵行已吐少陵之氣再讀相如巴蜀檄更先縣令之驅

答潘撫幹啟

冗散三年已當解組參差數日尚及為寮喜于交臂之時有此降心之便鼎來遣騎榮甚烹魚恭惟某官才傑萬夫名高千佛翡翠火齊之燿雅有圭棱干將莫耶之

鋒中含犀利養望稍遲于朝著選賢要在于賔筵乃眷帥垣大開幕府適來同列已踈躐次之榮今日十連方倚本兵之重信經濟假途之地當疑丞引類之機紛紛雖省于文書婉婉自成于器業誰云戀闕但徘徊南浦之雲正恐追鋒已馳騁東華之道某自維末屬已是陳人身欲去而未能事適然而相值木丁丁而求友徒切心旌檀坎坎而取禾幾成顏甲三沐未遑於簡牘五雲先辱于緘縢不圖天幸之來竟坐地寒之累山藏川納

願寬稽緩之誅月明星稀終是依棲之地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丞相啟

峻寶閣之穹班事無近比專金華之舊職人謂殊榮漸違朝請之聯未改邃嚴之直辭之不獲受則難任伏念某早已登龍晚猶貪祿更化十九年之内盡出陶鎔居閒三二載以來益加粉飾待對密參於禁路賜環竟列於屬車豈衰頽晚景之所宜悉夢想平生之不到夏官天近況貳秩宗史館地嚴更陪講席内視每慚於過分

不虞乃至於挻災處深負乘之憂頓起漁樵之念孟信子病不相禮本自空踈燭之武老無能為豈堪推擇乃以食祝鼃之廩安然居勸誦之官榮名特異於常時舊事舉行於曠典茲蓋伏遇某官巨川作楫下體采葑立兩朝平治之基安如磐石繫百辟具瞻之望隱若南山成功已播於大鈞餘事最勤於小物音韻發已焦之木範模成難鑄之金雲本無心東道出主人之岫春如有脚西清閣學士之端某泉石初謀崦嵫末路所得既踰

於分量其留何補於事功尚欲無厭更乞憐於造化庶幾未死得終老於昇平

主管沖佑觀謝宰執啟

郡最無閒合上劇曹之印家居已幸況疏上館之綸回視孤縱媿當異數伏念某書生入仕俗吏致身偶於多難之秋守株偏壘洊受曲成之造遇節多方銘績不至於太常足履未登於光範擢從外服進領中權雖暗室不欺日月照臨之有赫如大川未涉風波浩渺之無涯竟

煩對仗之言亟愧含香之召受任極慚於闈外謀生苟脫於兵間百病交攻尚是責輕之報二年一律甚於負重之憂沈綿灰作吏之心疾痛掣濡毫之肘未能祠請每以視觀公朝設均佚之科本優清節近歲開自陳之路以便素餐儻起之罪廢之身即予以燕私之廩若何修飾有此記存茲盖伏遇某官中道待人誠心體國付權衡於公論風厲霜明斡造化於大鈞海涵春育士始招於郭隗禄亦及於介推遂於觀過之餘亦有祝釐之望

某辱知厚矣揣分闕然與道家者流喜共有帝萬歲臣
千秋之願受支離之賜恐空懷粟三鍾薪一束之慚心
曲易銘筆端難叙

答倉部潘郎中謝啟

恭審擢贊地官對揚天陛凝香晝戟方歌詠于袴襦奏
事丹墀已簡知于旒冕凡兹善類孰不懽聲恭惟某官
家傳正直之風自得淵源之學立朝耿耿皆仁人及物
之言宣化肫肫總循吏心傳之要省戶暫含于雞舌世

官未立于螭頭論聖學必本于格言條奏議更求于近
代或原或委還風俗于唐虞不激不隨合忠嘉于稷契
磊落夙推于人望敷陳默契于上心當持禁路之關難
執郎潛之戟倉廩委積之事不在名流言語侍從之班
佇觀異數某識荆雖淺慕藺已深每于奏牘之間竊窺
建議滿謂立朝之次可以論心紛紛既撓于塵埃忽忽
遂更于晦朔鼎來儷玉暗甚投珠十襲而藏喜親承于
削牘七襄非報媿永乏于成章

通南康守桂宗博啟

方州戒嚴熊軾來鎮侯邦匡廬彭蠡之間山川動色南耳牢斗之次躔度增輝先聲所傳和氣旁洽恭惟其官家傳淵與體備中和太公居東海之濱久符人望吳為在番君之邑已得民心從容假道於決曹靜退夷行於著位上心簡在公論翕然周有成均實表儀於風化漢稱博士況領袖於本支已仰對於龍光謂亟陪於豹尾孰令勇退少緩橫飛想朱轓皂蓋之華知歡迎於竹馬

登黃閣紫樞之選恐趣召於鋒車某世守枌榆景侵蒲柳驚百年之幾見喜千騎之鼎來就有道而正焉庶全晚節事大夫之賢者敢後前修

通漢陽交代劉守啟

守將二年愧甚妨賢之久子孫百世依然託契之深喜歲月之鼎來覺絨滕之漸晚恭惟某官海涵渾厚天稟忠良以八座家聲作書生之事業由九重親眷無世路之夤緣優優風采之高表表月評之盛已通金籍尚屈

銅章巖邑吏民正相忘於道院禁門官府已切近於朝
班人言徑上於鵷行除命尚分於熊軾壯吳蜀喉襟之
勢控荆襄表裏之衝龔少卿召見之初已合上意廉叔
度幕來之際更極民謡不應環賜之餘尚落席温之後
自天有命指日為期某所以代庖因於入幕當貔貅之
壓境强使戍邊及鴻雁之安居更令越職拾級漸成於
連步敗名正坐於懷安處非地而自知避循墻而弗獲
事適相值莫明瓜李之嫌義不自安未免粃糠之誚獨

念交承之好本非智力之謀雖一時偶失於相先或自此得隆於雅好聞諸公之衮衮恐有除書傳千里之慭慭敬修尺牘

昌谷集卷七

宋 曹彥約 撰

啓

謝宰執薦守邉郡啓

詔求疆吏上有遠圖剡薦書生事無近比補衮職於細旃之上求朱轓於墨綬之中誤及幺微若何稱塞古者文武並用師帥所以帥師後世兵農既分命將不能將命恵養或疎于扞掫英雄嘗闕于蕃宣紛紛無器使之

全往往重才難之歎聖上感天保采薇之什思逸樂之
成功輔臣體周官立政之書識治安之預備重內乃可
以略外安民要在於知人丁寧天語之温特達露章之
重凡鶚薦二三人而已非有先容由龍飛九五位而來此
為創見遴選必期於得雋旁羅當至於拔尤如某者世
路一寒仕途五技學無畦逕方高節於茂明分有等夷
敢沾譽於廉介惟樸魯椎鈍之有素故險阻艱難之備
嘗初年頗飾于青黃中道久靡於朱墨乘鐵舟而渡海

雖已心勞剖銅虎以為符何嘗夢到野性已安於選部
囊封忽上於嚴宸許之儒者之名責以邊臣之效褒書
八字恍如陳容學薦士之辭品别數端參以杜征南考
課之法望不及此得之若驚兹蓋伏遇某官直道事君
明時慮遠謂重熈累洽當聖朝保泰之時而居安思危
實人道好謙之德夙輔同心之政已成造膝之謀既親
被於聖謨宜遠求於國士昔景德對壘之際北門特選
於重臣及熈寧開邊之初西事嘗因於議者豈有取寒

素於不言之地顧乃擢守禦于未試之前偶在選中出于意表天青日白尚賖快覩之期山高水流莫測知音之自此古人之盛德為今世之美談某敢不益勵前修職思後效盡温故知新之學思承流宣化之時敢謂有才要終期於不擾庶幾寡過求無負於所知

答王内機謝薦啟

將輸遣使職在舉賢論薦得人心存報國既公言之中節若私謝則過情袖出圓緘媿形方寸某官江左風流

之派襄陽者舊之家祖烈遹傳心得經綸之妙父書盡讀面聞詩禮之言冠儒冠以立身衣綵衣而入幕顯膺命綍容賛機謀同隊羣魚恐難追於游泳薦書一鶚寧有助於翱翔某庇託慶雲光依卿月微官萬里得遊君兩世之間公論一時豈爲我百年之好

答李湖口謝薦啟

地接受人之境久矣貪賢天開薦士之門幾於恩子雅望自關於衆正清名何假於陳人道謝鼎來撫躬益媿

伏惟某官故家喬木仙籍高枝學術所傳盡麴蘖鹽梅之蘊才名有用皆楩柟杞梓之儲合早上於筍班尚屈臨於花縣小試處囊之手即成製錦之工颯颯清飈扇方來之大暑堂堂巨艦壓難濟之洪波古有循良今無倫輩宜上螭頭之選亟歸豹尾之班某識面雖新降心則久每有結交之念邈無託契之緣當新天子訪落之時詔求多士若賢令尹鳴琴之化代有幾人欣然舉似於諸公率爾形容於數語未占寸效徒枉尺書相彼昔

人得元子之文是賴傳之後嗣藏陳遵之牘為榮

賀蜀帥京侍郎被召啟

恭審晉晝陞賢坤維輟帥西陲震疊盡知葛亮之規模北使交修屢問萊公之蹤迹上心簡在下詔予環恭惟某官行方而智圓體胖而心廣源流浚派孔孟後復得其傳韶濩正音屈宋來無復此作萃人傑地靈之美際君明臣良之朝名題千佛之中頴脫羣儒之外時難宰邑割雞獨至於更刀望重入臺避馬皆同於立仗秉節

飽諳於民事子環深結於主知曾表著之幾何已絲綸之沓至智創巧述大匠得人綱舉目疏都堂有掾方搏扶九萬展圖南之志而誦詩三百稱專對之才好交南北之歡力正古今之義夷音不奏竟成夾谷之勲趙璧復還益信相如之勇伐彼可汗之口張吾中國之軍激百世之懦風結兩宮之隆眷謂忠信可行蠻貊宜在從班如道德以為藩籬暫勞制閫惠魚梟之舊壤輟鵷鷺之周行詩書成元帥之謀岳牧顯詞人之任漢益州刺

史多形容宣布之言唐草堂主人畫收拾風騷之句仁勇設犍牂之險威光干參井之明坐令玉壘之區隱若金城之重當天子繼舜禹之軌欲致太平顧近臣有稷契之忠久淹外服與其增次對之寵以重其任孰若出少府之節以遄其歸有命自天厥聲載路巫山峻極問去天尺五之程灔澦倒流奮擊水三千之勢矧端揆百僚之長與文昌八座之司自蜀召來為今大用其則不遠成故事於昕朝方何為期必初筵於嗣歲某職拘扞

獄心躍龍門擬彈貢禹之冠輙效于公之牘氣回嶰竹想風雲感會之期與動官梅卜鼎鼐燮調之兆

賀湖北李憲除帥啟

恭審上游謀帥憲長輟賢㬥勝之仗斧繡衣方持漢節羊叔子輕裘緩帶合鎮荆州我有二天國重九鼎恭惟某官岷峨合秀參井儲祥冑次準繩得國史編年之學筆端經緯如制科過閤之文名聯鴈塔之芳足接麟臺之武宣化自優於循吏觀風已勞於使臣厥今襄漢之

郊孰為都會自昔吳蜀之勢以此喉襟望不重無以鎮服兵戎任不專何以收召豪傑已試金湯之效揭為牙纛之威除目星馳軫翼有耀羣心風動江漢不驚北門望重於萊公西賊膽寒於老子在此一舉可以萬全古人兵法相傳要先制勝本朝國勢不振咎在議和安邊境立功名者徒守虛文執干戈衛社稷者本無固志決勝負近在目睫視職守尚為遽遽廬靖康之雖悔可追竟捐三鎮紹興之厥鑒不遠亦失兩河令天下未能息兵在

江北實為對境已剥牀而切近宜傷弓而高飛外立藩
籬遠設荆門之險内儲梁棟多收漣幕之材正忠義之
號以齊姦民行逗撓之法以肅諸將至若師旅饑饉之
後難於資糧扉屨之供剽掠未除反弔民之初意封疆
不畫失復古之本心兼愛南北之民必得天人之助信
其信先盡其在我戰不戰却决於隨時理在人心明有
同於揭日事掣其肘難更甚於拔山往哉專制閫之權
久矣屬經邦之望聞絲綸之沓至知保障之必成韓王

汝之在陜西朝登憲肅范德孺之臨慶府政出忠宣華
有莩以相輝鼓得枹而自應必朝奏而暮下如春種而
秋成留蕭相守關中乃能東向非寇恂在河内孰敢北
征果恢復之有期徐登庸而未晚是為公論豈止常談
某兩見防秋一皆愒日雖水旱相仍之極決意撫摩當
軍旅數起之衝强顔撐拄有志庶幾成事無財何以聚
人蓋嘗信簡冊而妄論中外之事幾必先立規橅而後
合聖賢之用處稀星明月無枝可棲白雪陽春屬和彌

寡自快青天之覩已深流水之知聞先生長者之風修方伯連帥之職託名李太白意不羨於郎官適見管夷吾心已歸於王導

答都昌程宰賀正旦啟

支離疏之竊粟復見三陽赤奮若之紀年又增一歲因人心之歡洽知政治之春容伏惟某官學本洙泗名高卓魯處言偃所居之室門靜無塵鼓仲尼善戲之琴格高難和化俗盡循於汗簡受人幾廢於蒲鞭果收製錦

之勲徑達凝旒之聽鴈橋柳弱方折贈於春條鷺序班

高即傳呼於晝漏某尚依廣廈無補公家萬有千受祉

之魯侯喜聞騰踏七十三疑年之絳老但切依歸

答都昌朱宰賀正旦啟

六甲紀元又見昭陽之歲三朝考禮預占析木之津人

惟有德之家天錫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淵源儒學簡冊

吏師以經綸斯世之才屢更盤錯獨脱略今人之俗專

事撫摩已當報政之時矧在履端之際茹連可待花種

先成生物如春無天地嚴凝之氣得時行道即風雲感會之期某心動如旌臂飛無羽望南山之巖石但祝椿年借楚國之餘波敢私樾蔭

答王内機賀正旦啟

寶峯山之託庇歲歷再周赤奮若之紀年春光十日履端於始受福不那某官性本天成家傳國論際此半千之運三世衣冠鏗然四六之詞一篇韶濩誤青黄於朽質盍黼黻於皇猷占拔茅連茹之爻其端已兆歌維桑

與梓之義非據為多某方藉行休蒙加盛禮俾昌俾熾
徒增媿於陳人有酢有醻敢盡復諸執事

答曹建昌賀正旦啟

孟陬定位又當元會之期榦木發春剏在閼逢之歲物
有更生之慶人稱交泰之辰其在豪英尤增戩穀恭惟
某官道隨天運政若春和事業端倪佐太昊執規之律
精神感召種河陽滿縣之花三農耕緑野之中萬口播
紫霄之上響武城之雅韻續宓令之餘芬召節鼎來時

不踰於連茹綸言洊至詔亟下於判花某猥以暮年逢兹新節爆竹但驚於老大頌椒莫効於勤拳雖有陽和未若蟄蟲之振遥瞻列炬難陪櫪馬之喧

答新舉趙觧元啟

守郎官之郡方忝真除獻鄉老之書與聞盛事効官偶爾託契因之既承霏屑之文可後報瓊之意某人資高異禀藝壓同儕麟經二百四十年傳東髙閣鵬程三千九萬里背負青天既卓爾以不羣宜褎然而為首家取

青氈之物人稱黃絹之辭月桂初生預作一枝之兆魁星不動亟收三捷之勲某場屋陳人書生習氣春旗簇仗期側聽於臚傳晝錦歸鄉尚與榮於官守

答淮西蔡憲賀侍讀啟

禁除無補猥玷論思經幄何為復令誦說以儒者至榮之選付暮年投老之身媿則有之時安取此伏念某學非師古仕則為貧當簿書期會之滿前粗安民事望言語侍從之在列寧習朝儀賜環未對於龍顏秉橐已陪

於豹尾佐武部曷明於尺籍論史才何有於寸長矧先朝玉版之文訓傳三聖侍真主金華之讀日贊萬幾必資博洽之英用昭緝熙之學若何異數猥及微蹤某官喬木世臣皇華膚使誠心洛度為耳目之倫魁緩頰吹嘘借齒牙之餘潤起孤生於僻遠發與義於從容道慶鼎來懷慚益甚仰漢使者繡衣之斧但切歸誠讀張平子錦段之篇未能為報

賀京丞相加少保鄭國公啟

恭審乘車夏篆建國周圻當父慈子孝之朝有關同德
極主聖臣賢之懿宜授異恩大號一頒僉言胥洽本朝
天開累聖守一道以相承宰臣位冠百僚以三孤為尤
重又有處於端揆之地而未極於列爵之崇儀典故之
具存獨勳庸之間見張魏公隆興再相始位棘而居冢
司富鄭公熙寧入朝乃苴茅而遷新宏人物如此者萬
不一數前後相望者百有餘年不圖塵埃下走之身復
見體貌大臣之禮恭惟某官統傳孔孟之學言合稷契

之忠得黃鍾大吕之宏聲行將推律而授姓萃南浦西山之爽氣固已當軸而處中自獨秉於化鈞已曲成於治象上際則五星之晷順内治則三綱之道明歌永錫爾類之詩榮歸臣子下不匱厥旨之詔喜極君親第功首及於上台崇德弗拘於故事遂專二美增重六符十邑分封想鄭武司徒之日百里闢國當名公為保之時掩古昔以無前知倚毗之莫貳内以兼天地隂陽之任外以示山川土田之腴大邦維屏而太師維垣將見二

十四考中之盛泰山如礪而黃河如帶何止萬八千封侯之榮某迹滯一同心馳數仞可但獨樂而與衆樂圩觀屢書而不一書少保之弼一人久已在孤卿之位上公之有九命令乃知丞相之尊

為第三子土塘納幣啟

修百年之舊好必有情文行五兩之曩儀又先臭味齊魯本舅甥之國朱陳增嫁娶之圖占迨氷未泮之期襲非幣不親之義得季布諾諒已勝於百金綴徐氏婚慙

未逢於雙壁

謝許介之壽詞啓

叢祠歸老景已迫於崦嵫蓬矢届期感益深於屺岵忽
被瓌奇之賜莫名稱塞之由伏惟機宜學士世濟經綸
中藏錦繡鴻濛栽業盡鍾嶽瀆之靈奇法正葩深得易
詩之體餘事道平生之舊高情施不報之恩庭既實以
多儀囊復封於好語書烹魚素恍如遠客之來曲度燕
飛不減老仙之作某辱知厚矣拜賜歎然既已受飱義

難參於反璧誤承投李心有愧於報瓊

答婺源王解元啟

投刺鼎來恍若姓名之熟分庭初見佳哉人物之英出胸襟一卷之文道場屋十年之舊有契如此其喜可知恭惟某人月窟天才星源地力譬之積厚當海運而鵬飛所以發遲則努強而獸弱正恐功名之見逼始知會合之有期佇覷第一之傳行際半千之會某本無學術濫主文盟昔嘗讀元子之文已知所賴令乃得陳遵之

牘足以為縈心曲易銘筆端難叙

除利漕答陳江州啟

歸卧廬山方竊叢祠之逸起行蜀部忽叨疊組之光有旨趣行無階循避已辦舟師之役將修兵衛之嚴恭惟某官淵源鄒魯之間政治龔黃之上人言抱負持漢槖而有餘自以齒牙及晉波而不已飾青黃於斷木起甲拆於枯荄以其言取重於諸公致其效獨優於餘力有容而嘲揚子每為觧紛逢人而說項斯更令增重遂使

湮微之迹亦叨臨遣之榮某不遠邐譙已持漫刺頃修誠記室娓儷語之末遑今拜賜華緘覺𤥨辭之難敵及茲削牘宛若負荆尚惟台慈特賜矜照

答同年張蒲圻啟

名聮鴈序久如兄弟之情迹接凫飛令託子男之庇豈有半世交游之舊狃於一時習俗之常貽翰過謙撫躬自訟恭惟某官隨珠有耀荆玉無瑕對廬阜孤高風骨盡歸於器識挹敷原清淺波瀾悉在於詞章三十年不

憚於辛勤一二日未裨於兢業買米豈專於為米判花尚屈於種花用德秀於魯山必能道化擢卓茂於密令即聽詒除某違異五年艱難萬狀餬口未忘於謀食驚心甚至於吹虀乘一鄣於江濱自量死守察六條於湖外或謂榮遷名為斂散之官與以空虛之廪有緩急一朝之慮無低昂萬貨之才之武城而聞弦歌坐想胸中之蘊說使者而省風俗幸無禹上之談

答樂平舉人啟

采邑人之議雅有俊聲獻鄉老之書果聞定價賢能間
出官吏與榮某人巧思覷天雄文飜水爾雲異産振鬣
長鳴而萬馬皆瘖背水奇功勝敵一嚮而千里叕將續
食有光於縣次臨軒久渴於宸衷亟欲綾餤之腴力振
錦標之舊奏三千之禮樂當掩前聞摶九萬之扶揺坊
觀盛事某揭來無補滿去有期泥塗已愧於清流塲屋
僅存於故態儻因借潤得脫身西笑之時尚使觀光望
呵道東華之外

答項平甫叙前啟

望李郭之舟喜仙風之已近命嵇吕之駕知人事之好乖所期之武城而笑割雞或者及晉河而歎鳴犢掛席欲安於金口傳郵忽奉於塼函不見如三秋寧有懼讒之意作惡輙數日但知為別之難

答交代唐機宜啟

仙籍弟兄久隆契好帥垣賓客今作交承人生會合之難天幸便蕃之賜喜而不寐得之若驚恭惟某官表表

文名源源學力山明水秀鍾青羅碧玉之英雨霽風清擇畫棟朱簾之勝寧屈立登之步姑為婉晝之游一卷師自樂於親庭三語掾更高於公府作裴度行軍之客即在本朝歌魯侯閟宮之詩增榮壽母某深於締好可但同登京華嘗奉於燕游客路屢陪於語笑一從邸狀知替機謀繼得書郵蒙垂繾綣示報已書於歲考相忘遂及於租畬莫逆於心言脫諸口不知我者謂仕路之常談夫孰使然作年家之盛事方上審官之選已占間

戌之期昔同浮丹桂之香茲共泛紅蓮之水若稽古訓如楚尹之告新不忘故人尚范叔之念舊

答德安石宰啟

接敷原之近境天與寅緣處廬阜之窮源日聞聲譽窘衰年之藥石廢世道之緘縢倏有朵雲光于蔀屋恭惟某官衡純臣之正派漢篤行之流風異哉詩禮之聞不同餘子盛矣衣冠之事最號名門玉成抱璞之中穎脫處囊之外已蜚英於盤錯尚養望於經綸雨霽春融謳

歌滿道月明夜悄桴鼓無聲合歸玉筍之班即對金蓮之炬如某者勸游舊矣得請歸歟望河陽一縣之花猶霑和氣受支離三鍾之粟寧有他長忽疏楓扆之恩俾待松階之對聯班禁路續食洛京正考父俯傴循墻已裁免牘陳孟公文辭驚座乃作慶緘當遣騎之鼎來亟烹魚而已誤卻為不可受則難勝跂彼七襄終匪瓊琚之報藏之十襲永為篋笥之光

答饒州張監税啟

紛吏牘之在前分甘俗子忽郡僚之告至喜屬名流媿秉鴈之加多恍雙魚之致遠恭惟某官圭璋國器弓治家聲以燕谿石城而為鋒不加砥礪自岷山積石而至海厥有源流美材宜飾於青黃故事尚拘於朱墨不遇節根無別於利器未嘗肯綮難藏於善刀賢為時生豈可責米鹽之務歲方用廣未能廢關市之征出內吝或謂之有司會計當何嫌於委吏頗聞外議已有裏言舉筦庫之士七十家正宜首薦摶扶搖之風九萬里即掩

前聞某粗歷艱難未知可否拘三尺而製美錦守一節以薦素絲譬田獵射御之獲禽深慮壓覆如節儉正直之在位敢望委蛇知已戒於旌麾將久同於寮寀不但有一日之雅政恐無三年之淹顧後瞻前馬終期於希驥有餘不足蚿尚冀於憐蛇

書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

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抄劫比官知
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
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
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
令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
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
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採不敢效庸
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

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郡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來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遽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以竊度之環三縣丐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幾載賊

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
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
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
故常也夫戰者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
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
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禍十去
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
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

度其不一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别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湖莊創立本末與後溪劉左史書

某江左晚進世為南康外邑都昌縣村落人丁巳待班鄉井始蓋數椽於城下昌谷巷壬戌待次江西機幕得數十畝茅茨地於東門之外神林浦之東宮亭廟之北去城纔三里聲音相聞特以其隅浦即神林浦一度夏

秋間須挐舟乃至惟春冬之交其淺可揭居城者不以為便人皆棄之取人之所棄因欲有所種藝奔走八年適未暇及逮已已居湖北庚臺已經歷漢陽守邉拒敵之艱謀歸本心於此發見託族人之觧事者多植桃李松竹即上乙間之章不特不如所欲當湖南弄鋤梃時除漕易帥廹以庚牌之命義不敢避居二年農畝安業蒙恩以吏部郎名覺不便於野性因以過家上冢請得給假兩月亟命工創堂三間以所性名之又建小閣於

其上以便暴書與樂會得罪時論與所性之名貽合養痾其間稍稍增葺圃浴旣全甘處如薺閒一年祠命自天而下以沖佑名其閣閣前更作月臺土木未訖忽有剟外予節之命感朝廷記憶罷勉强出然丘壑膏肓時徃來于前也沖佑閣在所性堂之上向背一律前對高坡有松數萬其高纔六七尺松閒有臺基盡見廬阜而玉京最近名曰玉京臺半坡徼南有基三間許作真面目堂方鳩工未就旁有梅桃李數百本名曰東蹊其南

見揚瀾左蠡宮亭三湖樓之下有海棠二十本俯而見
其花度海棠有小坡止植梔子後雖長茂不蔽湖面有
小浦自北來流入宮亭湖中即古所謂神林浦者旁有
小支有泉發其下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竭截取以
為橫塘縱魚其間有堤數十丈名曰南堤樓西有堦數
級雜植羣花稍北有杏數種花外有竹環之以墻墻之
外徹見五老峯巘以古木不盡露也植杉以千計銀杏
栗各數十有徑可行名曰西徑自西徑行古木中一里

許有竹數百个名曰北澳蓋自東蹊以西西徑以東南
堤以北北澳以南總而名之謂之湖莊有田百畝或雜
於其間或繞其旁取秫稻於下隰課粟麥於坡阜有僕
十餘家可以供役使東蹊之北有道人菴可以助種藝
南堤之下有楊柳數十繫小舟其上可以便往返稍北
鑿一井其泉甘寒一方之所取給麻豆薑芋可出門而
得樵薪蔬茹可隔墻而唤顧以農事參錯其間舟人漁
子往來其路亦且不課工程不竭事力致蓬蒿之不盡

翦而畦町之不盡徧故園圃之意常少而山林湖泊之意常多士大夫聞湖莊之名而悦之恵然肯訪一見村草多不副所望心獨安焉每念家世書生先君登紹興甲戌進士第未脱選而早棄諸孤令乃以不肖之軀起州縣得守藩持節已不堪而復使任事又徼幸而已至下壽蒲柳衰早思於天地間實無所用將歸湖莊而請老焉不有當世宗工記其事以為之證無以自信仰惟憲言所埀取重有識敢以是為僭越之請如蒙矜允豈

惟小子之幸將山川神靈與有榮焉千冒威尊不寒而
慄

謄錄貢生臣王　穀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